

将时代身影揉入光阴故事

——记一位义乌老教师三十六年间的光影收藏



赤岸中学运动会入场仪式。

80年代的“标配”



骑自行车的时尚青年。

1984年,王老师用全部积蓄买了一台胶片相机,价格是184元,那时他的月工资是37元。据说,这也是赤岸地区的首批私人相机之一,在当时非常稀有。

“这个年轻人是八十年代中期在赤岸大街上抓拍到的,穿着刚流行起来的喇叭裤,头发往后吹得高高的,应该还用了定型摩丝。”王老师指着一张黑白照上的“摩登女郎”介绍道。

窥一斑而知全豹。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印记,从王老师众多的老照片中可见一二。顶着“爆炸头”,穿一条喇叭裤,再架上一副蛤蟆镜,当时谁弄一身这行头走在街上,用现在的说法就是“整条街上最靓的仔”。

当时,家境好的男女青年结婚,一般会有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“三大件”,如果再算上收音机,就合称“三转一响”。还要讲究牌子,比如说,手表必须是“上海”牌,缝纫机要“蜜蜂”牌,

“飞人”牌,自行车一般都是“凤凰”牌和“永久”牌。在那个年代,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“奢侈品”。

数次出现在老照片中的那辆28寸自行车,是王老师的。“好像是1987年凭票买的,永久牌,花了180多块钱,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四五十元。”除了骑行外,他还把这辆自行车作为给大伙儿拍照的道具。

在一张学生上晚自习的照片中,同学们大多趴坐着,视线统一朝向左前方的一台黑白电视机,天线呈钝角之势张开。这张照片是从教室后面往前拍的,这台14寸“西湖”牌电视机,是王老师1985年买的,花了422元钱,快赶上他一年的工资了。“当时很多学生家庭都没有这个,我买的时候村里还没几台。”在王老师的记忆中,那天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全国性纪念活动,为满足学生的愿望,他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电视机抱来了。

回不去的青葱岁月

在这些老照片中,除了记录人像外,王老师还将镜头聚焦学生的课外活动,比如运动会、溪边野炊等。

“喏,这张照片是带着学生去爬山,在下山的半山腰上给他们拍合影,有几个孩子手中都捧着刚摘的杜鹃花……”王老师指着其中一张照片介绍说,那时虽然学校条件不怎么好,但学生的课余活动并不单调。

据说,当时经常组织以班级为单位的野炊活动,都是徒步来回的,走一两个小时很正常,但从没人抱怨,大家玩得很开心。一听到王老师准备拍照的“号令”,大伙儿立马聚拢过来,要好的几个男生搭肩而立,捧着花的女生笑得一脸灿烂。

那时候没有手机,没有美颜,照片上懵懂的少男少女用质朴的方式表达属于他们的快乐。用现在的眼光看,或许那时他们的衣着、发型都很“土”,笑得很“傻”,但当这些元素聚在一起时,会让观者莫名感动。就是这样的青葱岁月,透着多少人再也找不回的纯真。

岁月如梭,如今,那些老照片中的少男少女已步入中年,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。而退休已有几年的王老师依旧痴心不改,不是在摄影,就是在去摄影的路上。他的装备早已升级,用上了几万元的数码单反相机,光一个镜头就要1.5万元。在拍照早已稀松平常的今天,他却愈发留恋当年那一张张饱含期待和兴奋的青涩脸庞。



场边兴奋的啦啦队员。



冲刺的运动健儿。



接地气的班会活动。



奖状秀一下。



集体爬山也是一种乐趣。



穿喇叭裤、长发披肩的爱美女孩。

收藏随笔

齐白石的幽默

齐白石先生的一些作品,知名度很高。比如《发财图》,画面中只画了一幅算盘,似乎并无什么奇特之处,妙的是此画的那段题跋,风趣幽默,含意隽永,因而这幅画也成了齐氏名画之一。题跋曰:“丁卯五月初,有客至,自言求余画发财图。余曰:‘发财门路太多,如何是好?’曰:‘烦君姑妄言著。’余曰:‘欲画赵元帅否?’曰:‘非也。’余又曰:‘欲画印玺衣冠之类耶?’曰:‘非也。’余又曰:‘刀枪绳索之类耶?’曰:‘非也,算盘何如?’余曰:‘善哉!欲人钱财而不施危险,乃仁具耳。’余即一挥而就,并记之。时客去后,余再画此幅,藏之篋底。”

此题跋真是则绝妙小品文。

发财人人想,关键看你要如何得到财富。“赵元帅”就是赵公明,相传是武财神,“欲画赵元帅否”就是问客人是否想通过求神拜佛来求财。“印玺衣冠”,指当官,自古民间就有“升官发财”之说,故画家有此问。“刀枪绳索”,指强盗,即通过不法途径去求财。客人将以上“发财法”否定后,提出希望画“算盘”(正当经营)来指代“发财”,画家一听深以为然,由衷发出了“欲人钱财而不施危险,乃仁具耳”的感叹。

我们当然知道,并没有这样一位高明的“客人”,能够给齐白石提供这么巧妙的构思。所谓“客人”,不过是画家自己罢了。

齐白石艺术的幽默和智慧,主要来自他的生活经验和人生经历。他将生活中的现象进行艺术提炼,妙笔生花,轻轻点破,遂让人回味无穷。

查《齐白石年表》,知《发财图》作于1927年,时齐白石65岁。那时候,通过当官、抢劫、绑票来谋财,是社会上很普遍的现象。齐白石本人,即深受这些官匪的掠夺之苦,因而对他们深恶痛绝。还在湖南老家时,齐白石因卖画得了些钱财,就不断有人上门找事,每次他只能“破财消灾”。

正因有了类似经历,齐白石对凭自己本事、“欲人钱财而不施危险”的发财法,以幽默的笔法,给予了真诚肯定。

闲看

收藏故事

“不可理喻”的收藏乐趣

何公且是谁?他是一位大国医,是书画大师潘天寿的老丈人。新婚不久,潘天寿和夫人住进了丈人家的大房子,与丈人共同话题很多,因为老人对书画也有研究,且写得一手好书法。

后来,潘天寿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,就是丈人所开的药方,都用铅笔来写,连签名也用铅笔。他有些莫名其妙,就好奇地问夫人何惜。夫人告诉他,很多年前,父亲开药方,就已用铅笔,因为这样便于复写。签名,为慎重起见,开始是用毛笔写的。后来发现,杭州城里有人私下在做交易,凡是何公且用毛笔签名的药方,可以卖一个银元。不少收藏爱好者,都以收到老先生毛笔签名的药单为荣。这样一来,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,一些没啥病的人,也会挂个号来看病,反正花费的挂号费,一卖药方就能赚回。无奈之下,何公且只能连签名也用铅笔了,因为这样可以真正有病的人,多点就诊的机会。

父亲书法佳,连药方都有人倒卖,对于一些收藏爱好者的“不可理喻”,照理说何惜是有体会的。不过几年之后,何惜又“犯了错”,竟让人分文不花拿走了丈夫潘天寿的手迹。

当年,何惜曾在美院临时成立的家属服务部(小卖部)工作,她就要丈夫写了“营业时间”张贴出去,没料不出几日这张启事就失踪了。何惜搞得莫名其妙,于是又让丈夫写了一张,不几天又没了。再写一张,还是不见了!后来她才知道,喜欢书法的人一见就知道是潘天寿的手迹,于是偷偷揭去收藏了。

想想当年搜集何公且毛笔签名,收藏潘天寿“营业时间”的收藏爱好者,眼力倒是不错的。现在,国医大师的药方,有人收藏成了系列,还出版专著,客观上为发扬国医贡献了力量。潘天寿的作品更不用说,他的巨幅国画,动辄以亿为单位;他的书法,造诣也很高,片纸也是珍宝了。

也许,收藏的乐趣,有时就在这类“莫名其妙”“不可理喻”之中吧!

煮石人

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/图

我们身处的这座城市日新月异,每天都在发生变化。时间会冲淡记忆,也会改变曾经熟悉的模样。今非昔比的校园,你还记得那里的往事吗?数十年的老友,你还能想起他们年轻时的模样吗?那一年,这一天,身边的人和事改变了多少……

有人说,看一张老照片,如同读一段历史,忆一段时光。当翻阅这些数十年前的老照片时,被唤醒的何止是时代记忆……

义乌大成中学有一位退休教师,叫王井均,痴迷摄影数十年。自1984年拥有第一部相机以来,他几乎不离身,走哪儿拍哪儿,“模特”大多是学生,以记录校园里的一些活动场景为主。

笔者问36年来总共拍摄了多少照片,他自己也说得不准,“毛估估应该有10万张以上,拍摄对象数万人次。”照片放久了,容易老化斑驳,为此,王老师将这些珍贵的照片一张张翻拍,将它们从箱子里“搬到了”电脑上。